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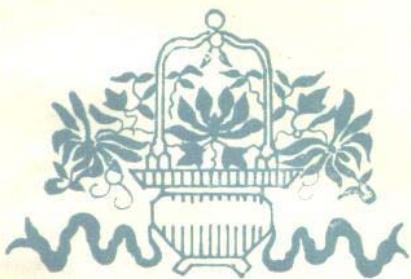
李凌



花城出版社

乐 话

李 凌



花 城 出 版 社

乐 话

李 凌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125印张 1 插页 140,000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600册

书号 8261·3 定价 0.91元

说在前面的话

我年青的时候对于我国的“诗话”、“乐论”和鲁迅的“杂感”等文章形式，感到很有意思。采用这种方式发表意见或记录对事物的感想，不拘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比较自由。

因此从一九四〇年开始我就用音乐短笔这个形式写了一些两句一篇或者几十句一篇的这类小品。一般都是小题小作，有时甚至是大题小作。如“新音乐不是标奇，却是立异”等。后来，用“听乐杂记”、“音乐随笔”等方式也写了不少。

有一时期，社会上流行着一种不好的现象，大凡写文章，一定要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否则就会被人指责为不够全面。有时想谈一谈某个歌唱家的缺点，都不能开门见山地说，而要转弯抹角先谈他的长处，然后顺带点一点其不足。这样一来，短文的形式就被搁置起来了。直至一九六二年，由于工作繁忙一些，写大块文章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了，才想起采用“乐话”这种形式。这无非是起早贪黑、见缝插针地抢点时间，写点有感而发的东西罢了。

“乐话”包括了音乐运动、创作、演奏、轶事、传记等多方面的议论。大至长篇争论、杂感，小至“钢琴什么时候传至中国来”。有时候读了书，觉得有些意见与音乐有相通之处，就摘录下来。有一部分其实是“读书杂记”、“摘语”。

近来，许多刊物希望我写些往事杂记，这部分内容也编到集子里去了。

目 录

说在前面的话

•创作漫笔•

杂谈

——从聂耳的功绩谈起.....	2
满身是胃.....	19
生孩子和写作.....	20
演唱(奏)家与作曲家之间.....	21
应不应反对追求革新和独创呢.....	24
抒情歌曲杂谈.....	26
关于“轻歌曲”.....	42
关于星海的《民族解放交响乐》.....	45
新歌剧朗诵调的蛛丝马迹.....	47
创作与演出的关系散谈.....	50
我国作曲家小论.....	58

•表演艺术散谈•

传神.....	68
关于改善.....	71
关于找“葡萄干”.....	78

	DJSJ/b6	74
旧歌新唱	74	
相称	75	
壮心未与年俱老		
——听张权最近的演唱	76	
音乐鹦鹉	80	
艺术的奥妙在哪里	82	
最危险的是	84	
要准备土壤	86	
关于速度	88	
声中无字，字中有声	89	
准确与适体		
——关于《跳蚤之歌》的表演问题	92	
吹情	95	
一个演员的自持力	96	
越来越窄，越来越贫乏	98	
迅速深入角色	99	
夏利亚宾唱《跳蚤之歌》	100	
缺乏了决心	102	
不足与犯法	108	
各不相同，各有独创	104	
巧变	107	
“法”无死“方”	108	
古籍中关于音乐表演的描写	110	
指挥与队员之间	118	
没有不好的听众，只有不好的指挥		

——金山同志新排的《于无声处》看后	116
演唱(奏)中的差别问题	119
关于“电声”的得失	128
笛子音乐随笔	
——兼谈张晓晖的演奏	126
月琴漫笔	181
关于民族乐器	184
王范地的琴音	186
林俊卿的《声乐发声研究》序言	188
宽与专	
——听邓韵的演唱	140
桃花不及李花白	146
《望乡》与广东“歌女”	148
滥写难精	158
气质与喜好	154
音乐的喜爱	155
从鲁迅对洋艺术的看法想起	162
艺术趣味	166
广东音乐演奏中的现代化问题	169
大体须有，定体则无	172
音乐的“典型性”质疑	174

•往事杂忆•

让他的灵魂获得抚慰

——怀念小提琴家、指挥家黎国荃

一九三七年，上海一次纪聂音乐会.....	198
延安鲁艺音乐系第二期.....	201
星海在延安.....	207
《新音乐》和新音乐社的诞生.....	218
新音乐理论战线上的一次交锋.....	222
《黄河》第一次在重庆公演和工作的转折.....	225
新音乐工作者一次盛大的聚会.....	228
新的改革.....	232
育才音乐组.....	235
《新音乐》在上海复刊.....	240
上海中华星期音乐院的成立.....	244
香港中华音乐院和新加坡中华艺专.....	248

·读书摘语·

关于“读书摘语”.....	252
怎样比较.....	258
越是学得多，就越是感到需要学.....	258
她们的成功.....	254
要把戏和卖艺者.....	254
用新的耳朵去听.....	255
关于唱歌.....	256
技巧名家.....	256
音乐的表现力是无穷无尽的.....	257
要准确地体现作曲家的意图.....	257
两种美感.....	258

要有所感.....	258
防止衰退.....	259
蜕化、褪色.....	260
歌剧表演艺术.....	261
演出那天要不要排练?	262
艺术的死敌.....	262
不能容忍说谎和歪曲.....	263
关于运用呼吸的意见.....	264
了解一个角色.....	264
为什么演得不好.....	265
宽广的喜好，深邃的泉源.....	265
成功以后.....	266
一个人的非难要比十个人的赞美更有分量.....	266
对青年人.....	266
玩具店里的小鸟.....	267
关于唱歌的鸟儿.....	268
关于真理.....	268
要有历史知识.....	269
关于钢琴艺术.....	269
越是半瓶醋，越是振荡得响.....	271
关于表演艺术.....	271
要和听众不健康的趣味作斗争.....	275
关于“轻音乐”.....	275
关于音乐批评.....	275
英国歌剧为什么这样惨淡无光.....	276

以形写神.....	278
技巧与艺术，热情与冷静.....	279
小提琴的流派.....	281

创作漫笔

杂 谈

——从聂耳的功绩谈起

一个青年来访，谈了许多关于目前乐坛情况，也谈了一些人对聂耳的意见，我自己也听到、看到这方面的意见和文章。他希望我也谈自己的看法。我想这个题目比较大，一时又挤不出时间来作较有系统的论述。我就拉杂谈了一些我的看法。我常写“杂谈”，仍叫“杂谈”吧！

(一) 关于聂耳能不能算是新音乐 艺术的开路者问题

对于聂耳的功绩，近来有几种不同意见：

一种说，聂耳虽然对抗日救亡的音乐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作为一个“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还感到单薄，他的创作只是几十首歌曲，他的成就不如黄自。象俄国的音乐之父格林克那样，创作比较丰厚，才能算是开路先锋，要选奠基者或开路者，应选肖友梅或黄自。

一种说，聂耳虽然很年青就逝世，但他在民族灾难深重时，起而一扫颓风，以其歌声唤醒全国人民，使音乐艺术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其功力之高，是很突出的，是新音乐的开路先锋。

当然，也还有一些不置可否的。这些看法，在座谈会上谈的较多，也有些见之文字。

× × ×

我不想把聂耳说成神，不想把他的不足说成优点，这是聂耳所不喜欢的，看看许幸之的《忆聂耳》，和他自己在日本的日记就明白。

聂耳在我心目中，他好象一颗灼热的星火——说火种吧。他只是一个刚投身到音乐艺术战线的青年。那里充满了荆棘、污泥，也有绅士般的艺术……五光十色。他呼吸着，挣扎着，后来觉醒了，他看到民族的危难，劳动人民的艰苦。就投身在这革命洪流之中，当一个出色的士卒。

他自己呢，是贫困、幼弱，但他看清了自己，看清民族灾难，看清各个阶级的本质和人民的出路，他耐不住，从污泥中爬出来，以他那充满活力的带有燎原性质的歌声——火种，喊出了当时全民族人民所急求渴望的心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划破黑暗，放出光焰，第一次在音乐中为工农群众指出了明天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

是这样显眼、尖锐、犀利、敢果、清新、雄伟、嘹亮，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恐惧，使反共降日派战栗，他们恨之入骨。

也对黎派（夜总会式的香艳歌舞）给以热情而严肃的忠告和批判。

其后，他的声音，真的成为全民族的号角，给亿万人民以无限的鼓舞，直至全国解放，他的作业，仍然时刻激励广大的工农兵勇往向前。

是的，聂耳的作业，在他死后的四五十年中，有时光耀励人，有时碰到风雨天，受到削损，江青一伙不是说过，从《国际歌》到样板戏，是一段空白吗？

但是，它总是象灯塔一样，在茫茫的大海中，不断闪耀光辉，在困难的日子，给人以勇气、力量，提醒同行，不要走离得太远，那里是危险的，不要脱离革命的航道……

× × ×

聂耳的短暂的一生（廿三岁），实际上只放射过三、四年 的光彩，写了三十多个歌曲、几个话剧插曲、一个活报歌剧、几首民乐曲，在当日的同行中，是不是有些作家比聂耳学的更多，所掌握的作曲工具更锋利、创作品种更丰繁呢？有的。

如果把他们的作业和当时的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和亿万人民的愿望联系起来，和当时青年的要求联系起来，和广大人民的实际音乐基础联系起来，那么，聂耳的功绩，所发挥的效果，是有分量的。

× × ×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是封建统治下人吃人，而又被众多的洋人吃掉；漫漫的长夜，暗无天日、阴森、冷酷，到处是充满血腥。他最初认为青年总是比较好，也有些青年堕落到杀青年的，广大群众愚昧，还带沉重的奴性，被三座大山压得不能生存。社会要改革、民族要解

放，人民要翻身，劳动人民不但要思想革命，最有效是火——武装革命。

聂耳是带着这种思想，从事音乐创作，他的《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新女性》表达了他的志向，愿望。

从这意义来说，他的同辈，不管是肖友梅、赵元任、黄自，是没有达到的。

×

×

×

历史上，有些科学家如爱迪生，成就宽广，为后人留下丰富渊博的经验，但也有一些科学家如居里夫人，只为某一种科学做出突出的功绩，她的作业只是提供单一的科学发明，同样给后人以无限的功德。

人们常说，格林克如何对俄国音乐的新兴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是事实。但是格林克的成就，他的伟大，主要也是他首先看到做到“洋为俄用”。他的作品有不少是后人修改过的，据说，《依凡苏萨宁》的稿本，就修改过一百多次。

我这样说，并不想掩饰聂耳的幼弱，他才二十三岁，正是在要到外国学习，充实自己的才艺时去世了，他只完成他的希望的很小的一部分就去世了。

我想，一个人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有意义，为后人遵循他的远见、成就，他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指引人们按照他所提示的原则、方向奋斗，要是博大、深远、造诣高厚，象马克思，那是一个全面的伟大的导师。但也有一种先驱者，由于条件的不同，只在某一重要的路向，精神、感情上有特出的创造，而其意见、精神、气质，是那么可贵，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伟大的。

X

X

X

正当上述两种不同的意见在争论时，我说了这样的话：

谁是我国新音乐的开路者，且先不说，我想问，我们的所谓新音乐——近代革命音乐传统，是不是和我们所说的新文艺有关系。

如果说，不管音乐艺术的社会性质，我认为我国音乐的开路者、祖宗，是孔仲尼，或者是《广陵散》的作者（可能不是嵇康），或者是姜白石、魏良辅……

郭老对孔子的评价就很高。

要是我国的所谓近代新文艺，是指“五·四”以来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艺的话。那么，我们有些音乐家早期也参加过“五·四”运动，黄自也写了抗战歌曲，他们对音乐教育的贡献是不小的。做得比较开明的赵元任，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民主革命的倾向，黎锦晖的早期的儿童创作，对我国音乐建设也起过很好的作用。

而比较起来，作为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音乐艺术的先行者，我还是认为聂耳比较合适。说他是一个无产阶级音乐的开拓者是应该的。

（二）关于传统

关于传统，目前也有几种看法。

一种是，认为我国音乐现状，发展得不够理想，有些人太多受到“聂耳传统”的框框束缚，不大注意艺术性，提出要突破传统。应该恢复黄自的要求艺术性的传统。

其次，在主张要冲破聂耳传统中另有一些人，认为港台的流行歌曲非常新鲜、有特色、有技巧，目前国内作曲家还没有超过他们，“如果作曲家不迅速学习，是很难挽回青年不喜欢你们的作品的困境”，认为有人对“新”的东西（指港台流行歌曲）不能容忍，是老“陈”。

这些人中，还有人提出，要恢复三十年代“流行歌曲”的传统，决心把三十年代的“时代曲”注入新的血液，创造“新的时代曲”，大唱什么《蔷薇处处开》、《夜来香》。

还有一种意见是，他们感到聂耳以来的革命音乐传统受到指摘，又看到不少青年在一个时期，对流行歌曲比较迷恋，这对四化建设不调和，应该高举聂耳革命音乐旗帜，对流行歌曲及其歌风加以讨伐。

当然，还有那些所谓“彻底决裂”——“一张白纸”，根本没有什么“五·四”以来的以聂耳为代表的新音乐传统的极左论点。

× × ×

我想，传统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国音乐传统，比我们提倡的聂耳以来的革命音乐传统，所包括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不管我们主观承认不承认，而客观上是有好些不同的传统在发展着，不过其间有大、小、显、隐、久、暂之别而已。

因此我说，对于革命的音乐传统也好，旧民主主义传统也好，民族民间（包括几千年的）音乐传统也好，黎锦晖的舞场音乐传统也好，都应该研究、分析。认真研究各种传统，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值得我们认真保存和发展的，有什么值得吸收的……只有经过认真的研究，才能弄清问题。

× × ×